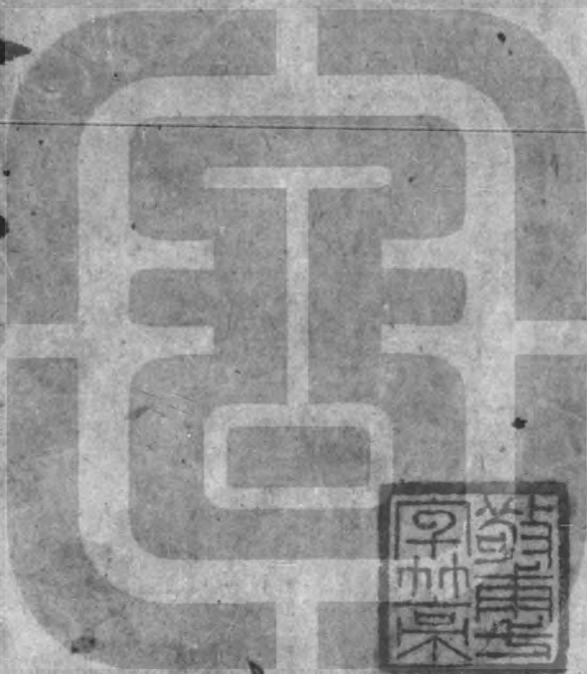


十翼後錄



十翼後錄卷五

上經彖象傳一之三

三三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虞仲翔曰乾上九來之坤與履霜通彭城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

侯氏果曰此本剝卦孔之上九來居坤三是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之六三

上升孔位是地道卑而上行也

以周案重卦圖謙自復變虞侯說非

程正叔曰濟當為際此以極而能亨之兼天之道以其柔下際故能化育焉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物其道光。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卑，所以其章上行交于天，皆以卑降而亨也。

郭立之曰：天道下濟而光，明者艮也。地道卑而上行，坤也。

郭子和曰：艮之一陽而有天道下濟之象。

沈守約曰：九三以艮之易居下而為之主，上六以坤之會居上而為之臣。易天道也，以其下降故益光。艮体光，故也。會地道也，以其卑順故能上行。坤道卑順故也，以明益之用也。

郭子和曰：艮之一易，即有天道下際之象。

趙子欽曰：一易下濟，三會上行。

項平甫曰：此以卦体釋卦辭也。下濟與卑皆釋益，光明與上行皆釋亨。

趙氏女曰：天道惟能下濟，故天光臨照，卑土女明。地道惟卑，以行于上，皆

皆一易下之所致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崔氏憬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損者修以補不足，天之道也。高岸為谷，深谷

為陵，是謂變盈而流。地之道也。朱門之家，鬼瞰其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是鬼神之義矣。由括損，益受益，人之道也。

程正叔曰：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則益。日月會易是也。以地勢言，盈則

其傾變而反陷，卑下而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跡，盈則其禍害者

益損其福佑之，凡道而損不足而益其皆是也。人情疾惡于盈滿，而好與于

益，其也。謙，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之，所以戒盈而勸謙也。

趙氏汝楫曰天主氣舍易代謝盛衰衰也感天之虧益也地主形小有
時而墮水无有不下地之變流鬼瞰焉神与正直驕則人叛不伐也
人鬼之禍害好惡亦莫不然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孔仲達曰亨者有德而更光昭盛大卑者有德而不可踰越君子之所終
也言君子能終其德之善又獲德之終福

蘇子瞻曰不于其終觀之則爭而日德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于究極
並及知德之必勝也

程正叔曰德為卑也而其道亨大而光顯自柔雖卑屈而其位實高不可
加尚是不可踰也

呂伯恭曰人於求其尊必自高大於求其光必自衛靈於求其不可踰必
自高亢不知求其當自下求高者當自隱求不可踰者當自卑

邱行可曰凡卦以一易為主者象皆以剛言復曰剛反豫曰剛應師比曰
剛中剝曰變剛德主九三而象不言剛也德无用于剛也三有剛而不用此
其所以為德也

吳幼清曰德者亨崇他人以居己上而已也光顯卑抑自己以居人下而人
亦不可踰越之此君子之所以有終也

王伯申曰尊當謙持節退讓之樽尊之言損也小也光之言廣也大也亨而
光也小而大卑而不可踰也卑而高也繫辭傳曰德亨而光德以制禮曲禮
曰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其義一而已矣解象傳也多誤以尊卑為對

丈夫言卑若是对文则二句不可缺一繫付辭付之謹言而光反似倚而不具矣。

以周案王氏駁舊說良是依吳草唐說象付繫辭付四通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陸氏以日裒蒲侯反鄭荀董蜀才作掇云取也字書作掇廣雅云掇減。

以周案裒各本作裒俗字今从唐石經毛居正說文正誤云裒作裒誤毛說非今釋文作裒从毛說而妄改之也嚴氏橋云說文有裒无裒五經文字亦但有裒字釋文荀董蜀才作掇裒从衣係省掇采与字同是裒与掇通藝文類聚卷十一引討原隰裒矣玉篇說文掇付引作掇矣此裒与掇通之證。

孔仲達曰多也曰誼物更裒聚寡也曰誼而更進益。

顏籀曰裒取也言取多也益少也故美物皆稱而施与平也。

以周案顏氏名師古唐書師古字籀或曰師古以字行語見博書食貨志贊注。

程正叔曰君子觀誼之象裒取多也增益寡也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与使日其平也。

俞玉吾曰知渾天之說則知山与水皆在地中犹人身之有骨与血故比与誼皆言地中若言地中下則是居穴亦有山。

錢國瑞曰莫高匪山而有于地中莫不自多以卑自委誼象。

惠天牧曰地中有山誼說也謂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下于是學之。

易者謂易有應象安矣。六十四卦皆實象。山在地中。不通一抔土一

拳石而已。方存乎見必。又奚以自多。此謙之情之義之象也。

傲居子曰山非小也。而載之地中則小。君子法之。取物之多。以益己之寡。慮

己之施。此物也。未平。而權衡之。是謙道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九家易曰承易卑謙以易自牧養也。

王輔嗣曰爻謙之下。謙之謙也。能体謙謙。其惟君子乎。用涉大難。物无害

也。牧養也。

王介甫曰利涉大川。允涉大川。此及吉也。其才其時。利涉大川耳。用涉大川

者。用此以涉大川。此及吉耳。

郭子和曰卑以自牧。言能自養其謙。以至於謙也。

楊廷秀曰謙侯夫養也。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無若處之

謙也。

趙氏汝樸曰謙而又謙。故曰謙謙。与孔孔。坎坎同。謙牧養也。謙也。易經

而難守。世之无所守也。每好矜伐。苟能謙矣。而有时不謙者。不能養也。養之

不使有时而失也。

以周彙互坎為大川。互震為動。伏兵為股。變離中為舟。用涉大川。往

三亦濟也。三為山之高岡。初則卑。在互坎隱伏之下。卑以自牧。等三以

自養也。九家說曰之程。付以自牧。為自愛。張子牧訓。逸皆未是。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虞仲翔曰中謂二坎為心也。

王輔嗣曰鳴其聲名聞之謂也。

姚信祐曰三体震為善鳴二親承之故曰鳴誼。

蘇子瞻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舍易倡和寄之于鳴誼之所以為誼者三也。

六二其鄰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于誼鳴以言其和于三貞以見其

出于性也。

程正叔曰二之誼位由至謙積于中所以出于聲音中心所自也。

來矣鮮曰本卦與小過同有飛鳥遺音之象故曰鳴豫卦亦有小過之象六

曰鳴又中爻震為善鳴鳴其易倡而舍和也荀九家以舍易相應故鳴其之

矣中心以言二与三中心相以所以相倡和而鳴也若舊注以誼有凶則非

鳴誼乃誼鳴矣若付以陰充積于中見于聲音則上六鳴誼志未得与鳴豫

之凶皆說不通矣。

傲居子曰禽獸之鳴金鼓之鳴皆有呼召之義呼召而誼不侮人而人從之

以中心相感召也上之鳴誼同于二誼之極而志未得乃有征伐之凶二不

敢遷責人也當志未得惟貞守此鳴誼之道心以自吉故曰貞吉上象侍志

未得與此中心以相應合讀自明。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荀慈明曰体坎為勞終下二舍易當居五自昇下眾降居下体君有下國之

象也眾舍皆於揚易上居五位羣舍順易皆美民服也。

程正叔曰三以易剛之陰而居下体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眾所從

段若膺曰：搗諂者，溥散其諂，无所往而不用諂。

以周乘六，四承五，乘三，能宣達其謙，不违法則，四利而三五皆利也。王

注：搗，訓指搗。程侍云：施布之象，與鄭君訓宣義略異。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王輔嗣曰：居于尊位，用諂與順，故能不富而用其鄰也。以諂順而侵伐，所伐

皆驕逆也。

李氏鼎祚曰：六五雜爻，雜為戈兵，侵伐之象也。

程正叔曰：征，其文位諂，其所不能服者也。文位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

平治天下。

沈守約曰：不富，以其鄰，用下三也。利用侵伐，柔使剛也。以用也。三與五同功。

鄰也。九三以易剛為眾舍之主，六五能以諂柔下，逮用其才以為後，是不富

以其鄰也。柔居尊位，威武有所不足，則萌盜心，必須九三同功，以易剛之才

行其威武，則民服矣。

項平甫曰：五以舍柔居尊位，已難降諂，人未免有不諂也。故必用侵伐，以一

之帥眾諂以攻，少不諂，固不患于不利。又不諂也去，則天下皆諂，故又為无

不利也。

以周柔不服，不服不其謙也。五處心忘富，威及其三之鄰矣。而程有不

服者，是舍險宜誅也。利用侵伐，用三以侵伐也。僅位不足以感剛正之

鄰而用之，則是諂位未至，豈可責人之不服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國也。

九家易曰會易相應故鳴謙唯應不承故志未得

王輔嗣曰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也以謙為主也

陸位明曰征國本或作征邑國也非

張位遠曰征者正也以我之謙正彼不謙志未得者天下未由于謙聖人所憂也

王景孟曰六謙位也上謙之極位也順五之命用坤之眾行師于外以征邑國之不服者則未得之志可以少舒矣

以周案利用謂用三三上相應也象侍未得見所以行師之故鳴謙且不於師征以志未遂不得已而師征也坤三屯初咸四鼎二震初旅四巽上小過四象侍皆與此侍文法一例自王注孔疏以鳴謙為徒有琴

名及儒因之以志未得為无誅實之謙心信如是何以云利征國象征文征國本无邑字及人沿誤本作征邑國遂謂征邑是自治其私遂謂上六无位勉以克己之崇謬矣或謂三利伐五利伐上者尤大謬矣

三三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乃順以動豫

侯氏果曰四為卦主五會應之剛志大行

司馬君實曰逆理而動者心勞而事難故順以動則豫矣

朱晦庵曰以卦体卦位釋卦名義

任翼聖曰卦自坤四而變括囊无咎志未行也剛自孔來會皆應之而志未行

矣。坤能順不能動也。雷以動之而順者動矣。故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鄭康成曰：坤順也。震動也。順其性者而動者，莫不以其所。故謂之豫。震又為雷，說侯之象。坤又為眾，師役之象。

程正叔曰：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况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

朱晦庵曰：以卦位釋卦辭。

項平甫曰：屯之時，九五屯膏而初九為信。屯之主，故為利建侯。豫之時，六五貞疾而九四為由。豫之主，故亦為利建侯。行師由秋而豫，允建侯乎。朋盍而信，非行師乎。屯之初，豫之四，皆震之初爻，主器之長子也。故皆有建侯之象。屯動乎陰中，故建侯而不甯。坎為息，故曰不甯。豫順以動，故利建侯行師。坤

為眾，故曰師。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虞仲翔曰：過謂失度，忒差迭也。清猶明也。

陸澄明曰：忒，他日反。鄭云差也。京作貸。

以周案京作貸，貸疑資之譌。古忒字多借作資。

李氏鼎祚曰：帝出震，聖人也。坎為法律，刑罰也。坤為眾順，民服也。

項平甫曰：豫隨勝，始旅皆若。淺事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坎昞蹇皆非美事，而聖人有时而用之，故曰时用大矣哉。頤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也，故曰時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惠殷薦之上帝以配上帝祖考

鄭康成曰奮動也雷動于地上而萬物乃豫也以者取其喜佚動搖猶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之也崇充也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之者作籥舞以武之者作萬舞各充其位而為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与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

陸德明曰殷于勃反馬云盛也說文云作樂之盛侮殷京作隱薦將雷反本又作薦同本或作薦獸名耳非

以周案殷隱古通用詩柏舟如有隱憂淮南說山注引作殷文選注引韓詩亦作殷殷其雷釋文殷音隱隸釋刻熊碑初恆民殷亦以殷為隱

是殷隱相通之證也

顏籀曰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王者作樂崇表其位大屬于天而以祖考配享之也

崔氏憬曰震在坤上故曰雷出地雷易氣亦謂就也夏至後易氣極而一會生金易相背擊而成雷聲雷聲之疾有龍奮迅豫躍之象故曰奮

程正叔曰雷者易氣奮發金易相背而成聲也易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暘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

朱晦庵曰雷出地奮和三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項平甫曰豫多不善遊豫逸豫怠豫戲豫皆非君子所為惟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以此為豫與天地祖考同其樂則无惡于豫矣此樂亦有節術故必

胡氏纂注引作金氣相薄

銷氣相金

金氣相薄

曰崇位明非淫樂也。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明非自誤也。聖人之為豫，慮可謂遠矣。

俞五吾曰：作樂象震之動，崇位象坤之順。

以周案以配祖考，以魯之用也。既薦上帝，用配祖考，或謂經文以配當作配，以非舊說，當以雷言，固是。以地言，亦有奮象。禮樂記曰：天地訢合，並及草木茂，區萌達，羽彙奮，角觝生，則樂之道歸于耳。是地氣奮動，樂象之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孔仲達曰：變豫之初，日应于四，逸豫之甚，是聲鳴于豫，志窮者，初時鳴豫，後則樂志窮盡，故凶也。

蘇子瞻曰：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己甘以自樂，而恃其配以為樂，不得不凶。

程正叔曰：鳴發于聲也。初六以舍柔居柔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于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

沈守約曰：四為豫主，初為之應，小人恃寵矜權，亦豫以誇曰志也。

朱晦庵曰：窮謂滿極。

趙氏汝楙曰：鳴者遠而求友之聲，遠应于四，故鳴而求友，引脰長鳴以希進取，烏能无凶。武攸緒當武后時，宗族輝赫，獨盤旋龍門少室間，及武后族誅，攸緒獨不受禍，不鳴豫也。志窮凶者，位方在初，時勢未窮，自當循序待時，而競躁如此，是志已先窮也。

以周案鳴豫者以逸樂相呼召也。初位卑而呼召以逸樂可謂志之窮矣。故象傳曰初六見其位卑曰志窮見其勢本非窮也。羣居終日無所傲惕安有不終于凶者邪。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虞仲翔曰介纖也與四為艮艮為石變成推排為日。

王輔嗣曰辨必正之理故不改其操介如石焉。

陸位明曰介音界纖介古文作斫鄭古八反云磨斫也馬作拮云觸小石聲。

石守道曰下不從初二鳴豫上不從六三盱豫居中守正不從樂豫故吉。

程正叔曰六二中正自守節介如石之堅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

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解之早去之速。

項平甫曰凡物之兩間為介介所以分也。許氏說文曰介分畫也六二稱去。

就之分如介于石間。對並易徹不待事成故吉。

傲居子曰介分也石性堅分泐甚捷而其兆先形擊石者能豫備之是謂貞。

也貞則豫備免禍是吉也。繫辭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而分泐之義。

見彖而作作即幹備之義兆先見而豫備之也。

以周案易例重二五之舍易相應否則兩易同位相孚亦為敵應兩舍。

无實不能應。豫二既不能與五應而與三比上交不諂與初比下交不。

瀆以擊石者知石之分泐不俟終日見彖而豫備之此居中守正者之。

所為也。雷出地奮地者動石有時而泐此介石之象也。虞注介訓纖。

義未明。馬鄭磨斫之說未知何謂。朱子語錄云介于石言兩石相磨擊。

而火之意蓋本鄭君說中正當作正中與凶韻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向子期曰盱盱小人喜悅佞媚之兒也

以周案向氏名秀撰易義

陸臣明曰盱盱者香于反盱盱也向云盱盱小人喜悅之兒王肅云盱大也鄭云誇也說文云張目也字林火孤反子夏作紆京作汙姚作盱云日始出引詩盱日始旦

以周案詩盱日本作旭日姚氏所引據本作盱引之以盱對遲言

程正叔曰盱上視也上瞻望于四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而不肯則棄絕二有悔也

朱子發曰盱盱上視而不正也四豫之主三以柔順承之動成其為多白眼盱盱上視佞媚以求豫而四不動則悔其動故盱豫悔三不能去且靜以待之四又不動故遲有悔

郭子和曰盱盱視上而說之非介於石也遲遲疑而有待死不俟終日者也視而說之者失于不立遲疑有待其失于无計

項平甫曰六三見四之日志仰而慕之已為可悔又不決並從四徘徊觀望以自沒于朋合之時則又有悔之甚也亦有印古文又

錢國瑞曰張目上視為盱三承四近爻惟四之動是視是之謂盱盱既有悔四已動而作三復不肯是之謂遲遲又有悔盱與介于石反遲與不終日反位不當者以此

以周案有又通急于承四有悔緩而又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虞仲翔曰由自從也按有五會坤以眾從故大有以得羣會也坎為疑小畜兌為朋盍合也哉聚會也坎為聚坤為眾眾會茲應故朋盍簪哉哉舊讀作摺作宗也

王輔嗣曰獨體易爻眾會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盍合也簪疾也

侯氏果曰為豫之主眾會所宗莫不由之以身其豫体剛心直志不懷疑故曰羣物依歸朋從大合若以簪簪之固括也

陸位明曰由從也鄭云用也馬作狂云狂豫疑也盍胡臘反合也簪徐側反

子夏侍同疾也鄭云速也埤蒼同王肅又祖感反古文作貸京作摺馬作臧

荀作宗虞作哉哉叢合也蜀才本依京義從鄭

劉先之曰簪者所以固冠而總髮冠之危賴簪以固之君位危賴臣以安之其桓文之事乎

程正叔曰勿疑者承柔弱之君當天下之位而下無同位之助所以疑也簪聚也由己而致天下于樂豫故為大有以

項平甫曰豫之時上下怠慢治之之法以齊速為上故二以不終日吉三以遲有悔九四以大賢之資居可為之位為上下眾會之所宗仰所宜速合

羣類以扶王室豈可更有疑緩之心以保其急哉三四居上下之交故兩爻皆有遲疑之戒

趙氏汝楬曰說文先首筭也。俗作簪。又筭簪也。卷小記惡筭以終喪。注云筭所以卷髮。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弗顧。舍眾而髮柔也。一易貫其中。簪也。洪文由四而豫。聖人悔存。舍曰至此勿復有疑矣。汝眾舍何弗不求貫于簪乎。徐子與曰大剛也。一剛得五柔。故曰大有以居位。死正。故有疑。朋謂眾柔。吳幼清曰謂大者之志以行也。即象傳所謂剛應而志行。

惠天牧曰古易簪作戠。與得韻。宜從之。禹貢赤埴。鄭本當書埴作戠。孔疏云戠埴音義同。考工記搏埴之工。並則合土之工為搏埴。戠也。合也。

惠定宇曰易稱大坎為志。震為行。故志大行。

以周案豫自剝四上易。剝之所以為豫。由九四。故四曰由豫。頤自震四上易。震之所以為頤者。由上九。故上曰由頤。茲以卦變言之。

六五貞疾。恆不效。象曰貞疾乘剛也。恆不效。中未亡也。

虞仲翔曰恆常也。坎為疾。在坤。坤為反。震為反生。故不效。

鄭舜舉曰四方得位。為眾所歸。五之於坎。有所制而不效。逞。德德焉。視四之制。

己。若正固之疾。人有得一固疾。疾雖不快于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也。

四以和豫。以眾而无害五之心。五以四而有所戒。是以未亡而常存也。

張德遠曰五居中位。曰中未亡。互坎。坎心病為疾。震于稼反生。為不效。夫五

以四豫。聖人有貞疾之訓。聖人戒豫之君。必勉進剛。以總攬。綢于上。不當安于豫。急。似持大。所以授其臣。春秋羊王之義也。

王景孟曰乘九四之剛。恃以拂弼于己。故曰恆不效也。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見正于人也。六五是也。故

二五不言豫

項平甫曰君昏于上，臣治于下，臣當戴君，天命未改，中位未亾，謂之疾也。謂之疾不可也。此其平王之沒威文之時乎。

楊廷秀曰六五以九四不能去疾為全人，何也？弱也。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為孝宣，安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為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亾，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而速，見正者操而復。

錢國端曰剛柔相為恆，五中恆則為順，動之道。故文言不死，付言未亾。夫恆乃不死，一不相必，死中故未亾，一失中必亾，五未死，付有恆中也。

李晉卿曰乘剛，是貞疾也。惟有中位，則能因疾謹戒，故不至于死。任爻聖曰推心任賢，疾可以已，而五心忌之，故貞疾所幸者，中未亾耳。

以周案二不爻于豫，故不言豫。五以貞豫成疾，疾則不豫，故不言豫。未亾即不死也。五以四為藥石，有疾而亾，不死是所謂生于憂患者矣。視鳴豫冥豫之爻于安樂者，不亦彼善于此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正叔曰耽肆于豫，昏迷而不知返，故冥豫以成。苟能有渝，則无咎。聖人出此義，所以勸遷善也。何可長者，災咎行及其可長也。予當速渝也。

沈守約曰冥豫成，爻上極也。有渝无咎，戒歸正也。乘居眾舍之上，无易剛之應，冥豫之象也。爻變為推卦，變為晉，明出地上，明之至也。有渝之象也。

項平甫曰成者極也。豫極則昏，故曰冥豫成。豫之反為誼，誼則无豫忌之咎。上之變為晉，晉則无冥暗之咎，故曰有渝无咎。凡言渝也，皆當以變卦觀之。

趙氏汝楙曰在上釋冥何可長釋渝豫樂之極何可長久于此而不知變則有咎矣。

惠天牧曰冥古瞑字。依作眠。翕目為冥。張目為盱。一翕一張皆不可長。

傲居子曰上瞑寐之豫處逸樂而忘戒備者也。其失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意也。歟。變為晉則瞑也醒矣。故曰有渝无咎。

以周案冥豫句成句。有渝句。有又通既成矣。又渝也。豫有二義。曰豫樂。曰豫備。有備。豫樂必設備。二者相因也。建侯以備屏藩。師行師以備外侮。二喜。泐石之有備。上戒。瞑寐之无備。聖人示人。豫備不亦淡歟。

三三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虞仲翔曰否孔上來之坤初。故剛來而下柔。動震說兌也。

程正叔曰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孔之上。以易剛來下于柔。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物之所說隨也。

朱子發曰隨自否來。上九之初。剛人之所隨者也。上九道剛而不反。君子小

人相能。非道也。剛來下于柔。柔往而隨之。下動而上說。所以隨也。此以剛柔相易。合兩体以言隨也。

朱晦庵曰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王景孟曰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來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

之也。又烏有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程河南于賁之象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泰卦。賁象所釋得之。隨蠱二象所釋。乃先儒之所不達者。不亦尚後背戾。文字舛錯。未可知也。

以周案卦變即由重卦而出。上下內來外往來之象具于中。童溪不信卦變。未盡重卦圖故也。程子駁辟卦主變之說。而于以隨蠱咸恆損益彖侍言之。王弼輔嗣駁辟卦主變之說。而于賁象侍言之。象侍之所謂上下內外往來。非言卦變不明也。詳見各卦。程侍原未成書。尚後或自矛盾。王氏以為文字舛錯。非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焦延壽曰漢高帝與項籍。其明徵也。

以周案焦氏名贛。鄭注引此語。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京房以延壽易。

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以為非。見釋文。

荀慈明曰隨者震之歸魂。震歸從巽。故大通。動爻得正。故利貞。

鄭康成曰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位。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人咸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既見隨從。能長之以善。通其嘉禮。和之以義。徐之以正。則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則有凶咎乎。

以周案鄭注本左氏襄公九年傳。

虞仲翔曰震春兌秋。三四之正。坎冬離夏。四時位正。時行則行。故天下隨時矣。

以周案內震春外兌秋。大卦去初為坎冬象。去上為離夏象。四時具備。

故曰隨時

王輔嗣曰為隨而不大通。遂于時也。相隨而不為利。正災之道也。故大通利貞。乃曰无咎也。為隨而令大通利貞。乃于時也。曰時則天下隨之矣。

陸臣明曰大亨貞。本又作大亨利貞。隨時。王肅作隨之。

以周案荀注王注。本文有利字。

郭氏京曰大亨利貞无咎。而天下隨時。今本大亨下脫利字。

胡周甫曰王肅本作隨之篆字之為也。時為省。轉隸者增日為時。

以周案胡氏名旦。拱周易演至通論。義海撮要。障上傳多引其說。

朱子發曰天下之隨君子者。隨其正也。君子之動也。隨其時也。时无常。是以正為是。君子曰其正。天下是之。是之斯隨之矣。

王臨荆曰震曰孔初為元言隨人之道。以震元之以剛下柔則亨而宜守之。以為貞。

以周案大亨即元亨也。彖傳于有蠱鼎。以舍為元者。不言大亨。于屯隨臨。无妄升革。以易為元者。則言大亨。即孔彖序大哉孔元之言矣。

隨時之義大矣哉。

王輔嗣曰隨之所施。惟在于時也。時异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

陸臣明曰王肅本作隨之時義。

程正叔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孔造道之深。知發能權者。不能與于此也。故贊之。於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

黃東發曰晦庵送王肅以隨時為誤。此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自有隨時之義。晦庵解此語。亦曰隨時休息。

俞玉吾曰隨之義一也。又言爻。又言係。何也。曰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爻。係者隨而攀戀不捨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舍柔而攀戀不捨。故皆言係。隨道貴乎正。允易居易位。舍居舍位。則必有戒之之義。隨之時。其義甚大。不可以為細故末節。而不思其義。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鄭康成曰晦冥也。猶人君既夕之後。入于宴寢而止息。

九家易曰兌澤震雷。八月之時。雷藏于澤。則天下隨時之象也。

侯氏果曰坤為晦。孔之上九來入坤。初嚮晦也。坤初升兌。兌為休息。入宴

者也。欲君民者。晦位息物。動說黎庶。則柔物歸隨也。

胡翼之曰雷在澤中。待時而動。於人之隨。與隨人者。皆須韜光養正。向隱晦以自安息。

程正叔曰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取明且近也。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馮時行曰雷出於震之春。收於兌之秋。由震而兌。雷在澤中。與時休息。為隨時之象。日出于東方之震。而入于西方之兌。由震而兌。自明嚮晦。出于明也。至晦而入。勞于作也。至宴而息。此以隨用也。天地之隨。為寒暑晝夜。為寒暑。為古今。君子之隨。為動息。為語默。為行藏。一晝一夜之頃。而動息隨之。况于消息盈虛之大也乎。

王景孟曰晦明之教大者為古今者治亂小者為晝夜為寒暑君子或出或入在此隨也澤中有雷說以春其動也君子嚮晦入宴息二說以春其動爾項平甫曰震於春也兌暮暈也喜入于秋爻之暮也非入于酉日之暮也木入至鄉則絕雷入澤中則摠人入晦時則息皆隨時之義也

吳幼清曰大象死虛言也澤中龍之所在即雷之所在也故震為雷六為龍錢國瑞曰震日出之時為嚮明兌日入之時為嚮晦天心震動之生機涵于息人心震動之生機二涵于息入宴息與晦俱入日其所安如雷收聲于澤中凡人習心外馳唯於夜安息在床牀仍是馳逐不可謂之入宴息隨宴息于晦此以春一日出震之生機而使其無不悅復沉闕于至日此以春一日爻出震之生機而使其無不順

以周鼎卦有震者主動此卦以不運動為象不運動候時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鄭康成曰震為大塗又為日門尚書分陰陽之說交也是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也

九家易曰渝變也易來居初曰正為震震為子乃土之位故曰貞也金易出門相与交通舍往之上亦不失正故曰貞吉而交有功

陸臣明曰官蜀才作館

以周鼎儀禮聘禮管人布幕于履門外注云管枕館也古文管作官是官館古通之證也館變者出門交之象義亦通

孔仲達曰所執及守能隨時渝變以見貞正則往隨從故云從正吉此隨之

要。不失正道。故出門而有功也。

劉先之曰。四能立功于時。爻有功。同于四也。初与四。俱以易居下体。故為爻。出門言其物也。

房氏審權曰。出門有功。先擇爻。

項平甫曰。官主也。初九為一卦之主。以孔之上九。與坤之初六。相變而成。隨。上九初六。本皆不正。因變而曰正。遂有初說之象。故曰官有諭。貞吉。即卦辭。剛柔而下柔。初而說。隨也。出門爻有功。於其捨內卦之二。舍從外卦之正。應隨之貴乎正者。以此。即卦辭。此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也。

王伯厚曰。同人隨之初。曰出門。謹于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說隨。

惠天牧曰。初剛柔下柔。內卦之主。故稱官。六二乃門內之人。九四敵應。其同。

隨也。初能近捨。門內之爻。而遠交。用隨。二易相合。何可之不成。何功之不建。故初曰有功。四曰有功也。

微居子曰。否之孔上。柔居坤初。易為舍主。故易稱官。諭。其變也。否上下不交。變之正。故爻且有功。此爻以卦變言。明矣。以變。漢而後。安。豫變晉。而不冥。皆曰諭。彼以爻變言。諭。此以卦變言。諭。其義一也。二三四互艮。艮為門。闕。爻四為出門。爻。隨。以三易為主。初四皆九。為敵應。艮取止。三上敵應。不相與。隨。則有震爻之動。免口之說。初四敵應。同。隨。相爻。

以周柔出門。爻三字句。猶出門同人也。言能擇爻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虞仲翔曰。小子謂五。丈夫謂四。已係于五。不兼與四也。

孔仲達曰既隨此初九則失彼九五丈夫是不能兩受皆有

鄭舜舉曰二與三皆會乘之質會乘也以其而隨人比近則必合二比初之

易初在下小子也三比四之易四在上丈夫也

錢國瑞曰二三視初方在門內為未出震稱小子乘不利遠于一以近為隨

稱係二以門內小子之正為可從門外丈夫之正所與與子有係與夫不

足

以周彙震氏于二言五為小子于三言初為小子而丈夫謂四王注孔

疏于言五為丈夫于三言四為丈夫而小子謂初周謂丈夫指四小子

指初兩爻一例其說為通丈夫小子皆剛易之偏初在下為小子四居

臣位之極為丈夫无善惡之別宜與與也二隨初以係之必有不能

與與四之繫失四即失五五四相乘於其與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虞仲翔曰隨家舍隨易三之上无應上係于四失初小子

王輔嗣曰舍初立必有係也舍初係四志在丈夫下謂初也

陳氏文佐曰初与四皆死已應當擇而從之以等昇言之則四居上以遠近

言之則四為近隨其所求而得之无此定主故利居正

以周彙陳氏撰易義隨者求以與初四言利居貞手指居上而近之四

言陳說之一義

程正叔曰丈夫四也小子初也易之在上也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舍乘不

能自主常親係于此近也上係于四下失于初舍下從上舍身而從高也于

孔仲達曰既隨此初九則失彼九五丈夫是不能兩受皆有

鄭舜舉曰二與三皆會柔之質會柔也以於而隨人比近則必合二比初之

易初在下小子也三比四之易四在上丈夫也

錢國瑞曰二三視初方在門內為未出震稱小子柔不利遠去一以近為隨

稱係二以門內小子之正為可從門外丈夫之正為不可與與于子有餘與夫不

足

以周彙震氏于二言五為小子于三言初為小子而丈夫謂四王注孔

疏于三言五為丈夫于三言四為丈夫而小子謂初周謂丈夫指四小子

指初四爻一例其說為通丈夫小子皆剛易之稱初在下為小子四居

臣位之極為丈夫无善惡之別宜否與也二隨初以係之必有不能

與否四之弊失四即失五五四相象於其否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虞仲翔曰隨家舍隨易三之上无應上係于四失初小子

王輔嗣曰舍初立必有係也舍初係四志在丈夫下謂初也

陳氏文佐曰初與四皆死已應當擇而從之以等昇言之則四居上以遠近

言之則四為近隨其所求而得之无此定主故利居正

以周彙陳氏撰易義隨者求以否初四言利居貞手指居上而近之四

言陳說之一義

程正叔曰丈夫四也小子初也易之在上也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舍柔不

能自主常親係于比近也上係于四下失于初舍下從上舍身而從高也于

隨為善矣。

朱晦庵曰大矣謂四。小子謂初。三係四失初。占六二正相反。四易當位而已。隨之有求必得。此正應。故戒以居貞也。

錢國瑞曰三以近係四。下舍初。係丈夫失小子之象。四是剛爻說體。三以兵而有求。四必從而有得。隨有求以之象。

以周書爻言利居貞。猶言利靜正。四有獲凶。三有得而利靜正。一也。屯之利居貞。占建羸對。頤之居貞。占防大川對。咸之居吉。占咸腓對。革之居貞。占征凶對。渙之玉居。占渙大弼對。繫辭付此居而安。與變對。居則觀其象。占動對。居其室。占出言對。皆靜居之謂也。志舍下。謂舍初。震王程朱說注同。朱序上以四艮為小子。初震為丈夫。項平甫以上六為

小子。茲失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虞仲翔曰。謂獲三也。孚謂五。

孔仲達曰。九四既有六三六二。獲以九五之民為臣。而擅君之民。失于臣義。是以凶也。既能著信。在于正道。是以立其功。故无咎也。

程正叔曰。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郭子和曰。六三隨有求。以蓋隨人。而有得者。九四隨有獲。蓋以得人之隨為獲也。夫事近之臣。勢於于尹。又獲天下之隨。守此為貞。則凶矣。是必有至謀。

之道大明于天下，斯无咎矣。其卦凶也，允有九四，祿有是凶也。若贞固守之，有得凶之理也。明功也，有孚在道，明随之功也。

吕伯恭曰：危殆之地，君子处之，自有持移之理。此以谓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

以周棗楊子法言問明篇，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与吕文异。李注云：凶其吉，存不忘亡，吉其凶，以小惡為无傷而滅身，与吕氏意异。

徐子與曰：六三九四相比相遠，三言有得也，得乎四也，四言有獲也，獲乎三也。有孚在道，字乎五也。

俞玉吾曰：九四以得免其凶也，其功在乎幸天下以隨五，能於其臣下之道，六足以自明，故曰有孚在道，明功也。

以周棗二三上之舍，从易傳係初四之易，曰舍則曰交，曰獲，隨以易位為主也。有字指五言，在道指四言，以明之以与已同。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虞仲翔曰：坎為孚，易傳嘉位五正，故吉。

陸遜叟曰：不私其成，信乎美也，是以吉。

劉先之曰：四有善而能信之，雖于己而不忌其僭，俾成其功也。

沈守約曰：孚于嘉，不特四也，四有誠信道援之功，嘉美之功也。五委信于四，孚于嘉也，不以侵權為極，而以道援天下為任，人君隨時之義也。

王景孟曰：亨，嘉之會，大亨貞而天下隨時，九五實肖之，委正中之位，能致是亨嘉也。

趙氏汝楫曰字者五字四也嘉休美也五為隨之主天下所共隨也四為倡首與其下皆來說隨五又能亨于九四上下交孚可謂休美既正且中此謂大亨貞而天下隨時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虞仲翔曰兩條俱維兌為西艮為山乘剛无應故上窮也

程正叔曰隨之固以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朱晦庵曰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窮極也

項平甫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蓋六二王用亨于帝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獨蓋作享讀者依師不識古字獨于享帝不敢作享帝也若天子與山則或以為无享理

不知賓礼自有享王吉礼自有山川之祭也凡備享也心謂其有以通之非

作亨音亦正言享礼爾

錢國瑞曰二條隨子三條隨夫上條隨君与二三皆民上為首二三為從上三應爻上下聯合惟五是係既以艮手之為拘拘之不足又以其繩之為維拘係之乃從維之之象兌下有艮為西山五西山之王上与二三皆西山之民王之所隨惟善民之此隨惟王西山王業之震起皆用此維係後從之民以為之肇造王用亨于西山之象付言上窮也民心至上更无所往死固結之而自不解以是為隨道之極

以周乘隨之三會係于三易二係初三係四上係五拘係之乃從維之言上之係五以其固結也五為西山之王五用上以亨西山能感格

岐山之神也。說者謂天下不隨則拘係以威，既從則以禮維之。或謂拘係其拘係民，王謂太王或謂拘係是文王在羑里之象，或謂文王既伐崇，執訊連之之象，或謂上之所係也。三不知三會，傳係皆會係于易三上皆六，何以自係上係于五，亦就王者係民及拘羑里伐叛國之象。

三三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虞仲翔曰：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

王輔嗣曰：上剛可以斷制，下柔可以施令，既兵又止，不競爭也。

伏公儀曰：蠱，惑亂也。第事定惑而起，故以蠱為事也。故左傳云：女惑男，風落

山，謂之蠱，是其義也。

以周柔伏氏名，曼容撰周易注。

褚氏仲都曰：蠱，惑也。物既惑亂，終致損壞，須有可也。故序卦云：蠱，其子也。

謂物蠱必有事，就謂訓蠱為事。

以周柔釋又蠱音古事也。一音故，蠱故疊韻字，蠱猶故也。故子多壞多

於一，一引伸，坏則有子，訓子六一，一引申，故曰蠱則傷也。

張子厚曰：憂患內萌，蠱之謂也。泰終反否，蠱之體也。其而止，待能之時也。

蘇子瞻曰：器久而不用則蠹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

久安无為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事也。夫蠱死事也。以天下為无子而

不事事，則沒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

程正叔曰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九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六下而為初六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其

朱子發曰春秋傳秦醫曰于文皿蠱蟲為蠱榮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也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禮卦傳曰蠱則飭也則蠱允訓事事至蠱坏乃有事也

朱晦庵曰以卦體卦變卦位釋卦名義蓋以此則積弊而至于蠱矣

以周榮朱子語錄云險而健則成訟與而止則成蠱蠱艮剛居上其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其而不能救此所以蠱敗也朱子此語極

明
吳幼清曰剛上則有為也退柔下則无能也進其懦而止則无能而又不為

也卦之成蠱以此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朱晦庵曰蠱至于元亨則亂而後治之象也

俞玉吾曰與固進退不決為九艮之止亦未至于蠱蠱也者前人之舊弊也
要之世非蠱坏元亨犹存當可以致亨飭之不通除去其弊耳弊去則亨通
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吳幼清曰有元德能致亨而天下之蠱治矣

以周榮傳不云天下治也云而天下治也與與而止蠱作一持法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九家易曰易往接會會乘承易故有事也此卦本泰九天有河坤地有水二

爻升降出入孔坤利涉大川也。易往求五，舍求二，未得正位，戒不息，故有事。

王輔嗣曰：蠱，有事而待能之时也。可以有為，其在此时矣。物既從隨，則待夫作制以定其事也。進位修業，往則亨矣。

吳幼清曰：蠱之時，當勇往有所事，以涉險難。若巽懦而止，則終于蠱而已矣。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子夏傳曰：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

以周粟甲者，始事之名。自辛至丁七日，易取七日之後，始事也。必以七日而終，故先甲之日，皆其傷蠱之日也。

馬季長曰：甲者造在東方艮在東北新命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故云先甲，其在東南，故

云先甲，以十日之中，惟備甲者，甲為十日之首，蠱為造之端，故奉初而

有事始也。
以周粟徹居子，易釋申馬，見其卦。

鄭康成曰：甲者造作新命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於取改區自新之義，以之三日而用丁也。取丁甯之義。

以周粟朱子本義申鄭尹說。

程正叔曰：甲，數之始，子之端也。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也。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

以周粟先甲，究其子端之始，後甲，慮其子端之終。程傳不言象，其義猶

憐。

朱晦庵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
改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改事方始，而為新，此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前
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深戒也。

以周彙朱子申鄭君說，駁之。其以為與卦義无涉。其彖傳云終則有始，
則取甲為始，自符至傳。

項平甫曰：巽之九五變為蠱者，事也。事變至蠱，則當復始，故於蠱謂之甲。甲
其日之始，首事之始也。蠱之六五，復變為巽，蠱既始，巽又申之事之重申
者，尤更則續，故于其謂之庚。庚更也，續也。戊己分旺四時，自甲歷乙丙丁三
日而至庚，自庚歷辛壬癸三日而至甲，故取以為三日之象也。

以周彙項氏以十干去戊己言，甲之先^{三日}為庚，庚之先^{三日}為甲，庚

有更改義，又有廣讀義，故以為重申義說，為可通。

龔幼文曰：蠱由泰而變，子之坏者也。事坏而至蠱，則當復始。甲改事之始，故
蠱彖傳以先甲後甲為終，則有始也。蠱六五變而為巽，事始於蠱，申之以巽，
久必有弊，不可以不更。庚改事之變，故其爻辭以先庚後庚為无初有終也。
夫子之坏而新之，是謂終則有始，子之弊而革之，是謂无初有終。

錢國瑞曰：甲日以中文震木為象，先乎兵入有震三爻在其中，能傷于先而
起下之兵，後乎艮止有震三爻在其中，能傷乎後而成上之止，是謂先庚三
日之甲。蓋蠱為天下已亂，自兵至艮，艮則止矣，豈犹天行之終，震即寓于艮
其止之中，可見亂之終，即治之始。人事當此之理，實天行必止之教。

以周彙錢氏以互震三爻為先庚三日之甲，說亦明瞭。雲仲翔曰：初變

成孔為甲，至二成雜為日，孔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變三至四，體雜至五成孔，孔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能與可惠，定宇，註申之，此以孫龍之說，三日，雜而孔也。王輔嗣曰：甲，艮，剋制之令，先後三日，使令洽而後誅，並令甲之名，起于降命，有甲乙之次，故首令曰令甲。王輔嗣是以甲為令名，失之，令洽後誅，尤孔卦意。蘇子瞻曰：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申於子已而易盈矣，盈將生陰，故受之，日甲，後甲三日，午辰寅也，寅於子已，並會極而易生，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申也，庚之於戌，甲之於先也。蘇氏以六甲六庚為始，先以甲庚之日，是備一義，其中於子已，實於子亥之說，後未免支離。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王輔嗣曰：蠱者有事而待能之時也，故君子以濟民養德也。

李子思曰：山下有風，即風蔭山之福，山木摧落，蠱效之象，傷蠱也，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以興風之鼓為師令也，育治也，猶艮山之春，成材力也，易中育位多取于山，故蒙亦曰果行育德。

俞玉吾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註无計阻，故皆言行，蠱之風則止于山下，為山計阻而不能條達，故不言行，而言有，山下有風，則木多滯淫而蠱生，示蠱之象也，振起也。

何元子曰：山下有風，乃旋轉山下，為山計阻鬱而不暢之風，蠱也，風之族也，故風字从虫，風鬱則木多滯淫，而蟲生，蠱之象也，民不振則風俗器窳而有蠱，振民也，取訖風，位无育則人心惑亂而有蠱，育位也，取訖山。

以周榮左氏傳曰十五年傳曰實蔭材亡昭元年傳曰風蔭山言蠱之象以此蠱與漸上下易風山為漸木華上達山下有風風自山上而至山下木實隨風而下之象也拯奉救之也見後文今用賑古用拯也君子觀風蔭之象拯救斯民以育位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王輔嗣曰。幹事之首。時有損益。不可為承。故言承而已。

韋宏嗣曰。蠱。子也。子能正父之。是謂有子。故考不為咎累。

以周榮韋氏名曜亦名昭。語見律書五行志注。徐訓正。是。

孔仲達曰。凡堪幹父。不可大小損益。一依父命。當舉子制室。以意承考而已。對文。父沒。傳考。若散而言之。生之傳考。若康誥曰。大傷厥考。心是父在傳考。

朱子發曰。孔考父。泰初九之上。父往矣考也。

朱晦庵曰。考。指父在。父在而曰云考。古人多通言。

李晉卿曰。言承考。言不襲父之事。而善繼父之志。此考之所以无咎也。

惠定宇曰。承二也。二。坎爻。孔考父。故知承二也。二。坎爻。坎為意。故言承考。

初。幹蠱而承。意。幹蠱之善也。此考之所以无咎也。

以周案蠱。以三易為父。五位等。而合。則傳母。二。所幹也。五之母。三百則。

幹上也。則初。幹二之蠱。明矣。或謂初。幹上蠱。或謂初。幹上才弱。不足。幹蠱。

但有。幹蠱之意。其謬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虞仲翔曰应在五。泰坤為母。故徐母之蠱。失位。故不可貞。

王輔嗣曰。婦人之性。難以全正。宜屈己剛。既徐且順。故曰不可貞也。

石守道曰。五以舍柔居君位。妻位九二。有母之象。

蘇子瞻曰。舍之為性。安无可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而徐之尤難也。正之

則傷恚。不正則傷義。以是為至難也。二以易居舍。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效。

可以免矣。

程正叔曰。九二易剛。為六五。此應。是以易剛之才在下。而徐女在上。舍柔之

可也。故取子徐母蠱為義。以中道而不過剛。徐母蠱之善也。

楊中玄曰。卦以五為君位。而可以母言乎。曰。母也。舍柔之稱。以晉六二之稱。

王母。小過六二之稱。其批。皆謂六五也。

沈守約曰。上應六五之柔。有不可與正之而已。以中也。卦變純艮。艮為門。應。

徐內子之象。

以周柔不可貞也。不可固執也。五徐上蠱。二徐五蠱。即捕母以徐蠱。必

不固執。乃所以得中也。王注孔疏云。不可全正。沈氏讀不可貞句。注

失之。

郭子和曰。初六以舍承易。故言徐父九二。以易應舍。故言徐母。

朱晦庵曰。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徐母蠱。而以中之象。又戒以不可堅貞。言

當共以入之也。

趙氏汝楫曰。聖人思及世。矜于不可貞之言。故以得中為釋。謂九二不剛不

柔。以道之中。可委出。以就徐母之事。

張彥陵曰不可負，是徐母蠶之良法。凡人事庸主，與事英主不同。事庸主必委曲周旋，方克有濟。

以周彙張氏名振綱，拱周易說統。

王臨舟曰蠶成于上，誦爻辭上之蠶，而二獨應五，故變文曰母。

九三，幹父之蠶，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蠶，終无咎也。

薛氏溫其曰：以母而言，舍易志殊，子難合也。屈而合中，並可徐，以父言之，君臣道合，過亦不誅，汲黯矯制，非悔何懼。

王介甫曰：九三之所謂父，上九也。剛而不中，不能无不義，三亦不中，不能无爭，未失子道。

王會之曰：上无應，小有悔，以剛比心，志在父，故无大咎。

程正叔曰：剛勢能徐，不失心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呂伯恭曰：以剛居剛，必至矯厲，不當。此下卦體巽，于巽體而用剛，所以小有悔，无大咎。

朱晦庵曰：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其體比心，故无大咎。

張元岵曰：終无咎，果之也。果之，使忠臣孝子之心，日精一自信，聖人于蹇二曰終无尤，亦同。

六四，裕父之蠶，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蠶，往未得也。

虞仲翔曰：裕，不能爭也。往失位，折鼎足，故未得。

以周彙四變，雖則為巽，故震以巽之折足言，往則變也。

程正叔曰：四以舍居舍，柔順之才也。所委以正，故為寬祿，以委其父事者也。

若往徐過常之，則不勝而見吝。

朱子友曰：六四柔而止，不能去上九之蠱，寬祿自守而已。此爻以剛為徐蠱之道。九二九三初六六五之動曰徐，六四曰祿，不剛也不能動也。

來矣，鮮曰祿，寬祿也。正徐之反也。往也，以此而往，徐其蠱也。徐蠱九拯溺救焚，犹恐緩不及事，豈可祿未日也，未日治其蠱也。

以周柔裕也，寬祿不急之謂也。蘇子瞻：鬼子止，王景孟：此家祿，則增益。增益父之允，豈特吝而已。卦郭子和謂：增益父之基，基豈蠱哉。增基何吝。卦用謂：四父上而遠于上，以舍居舍，如女子出嫁之象，歸以去為家，則父之事不日不緩之才不足，勢之不逮也。往上而徐之，反致吝耳。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虞仲翔曰：譽，謂二也。二五失位，變而為正，故用譽。變二使承五，故承以信。程正叔曰：徐父之蠱，而用有令譽也。以其在下之賢，承捕之以剛中之信也。游定夫曰：九二爻多譽之地，才有信而道不失中，固眾譽之所向。六五因眾譽而用之，其才足以任剛，而以中道承柔中之君，則其君且仰成而能志述事，有信地矣。

朱子友曰：二易五之柔成剛，其位中正，上承上九，徐父之蠱，用譽也。承以信也。譽，謂信譽，允信譽也。

朱晦庵曰：柔中居柔，而九二承之以信，以此徐蠱，致聞譽。

以用柔蠱之，此由成也。五以上為父，父不用賢，五徐父之蠱，能用有譽之二，是賢允為不事也。賢為我用，是所承以信也。旅終以譽命。

亦謂賢之有令譽也與此同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荀慈明曰年老事終不當其位體艮為止故不事王侯

蘇子瞻曰君子見蠱之漸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

鄭舜舉曰上九惟有以才委于事之外不事事而高當其可也際之聖人雖非中道而其高潔不屑之志亦可法則矣武王既興周光武既興陳夷齊嚴光不事王侯君子未有死之也而有可則之志也不言吉凶作易之書可知矣李子思曰君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力以徐揅兵之權而行其以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以退休艮之義而止其所當止

以周榮靈由泰之初上易上位不當泰運變而蠱象成矣蠱世事也以上不事而致有事也其時之賢人高當其可揅民育德允所可也象付所謂兵而止也以此彼賢人之志而故可之抑不由之此亦承兌世之弊而必徐之歟互用譽与上反

十翼後錄卷六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上經象象傳

莫康成曰臨大也易華自山滂而長大易信長身而有四足身之極也

虞仲翔曰剛謂二也兌為水降自下浸上故浸而長也說兌順坤也剛中謂

亦謂賢之有令譽也。與此同。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荀慈明曰：年老事終，不當其位，休良為止，故不事王侯。

蘇子瞻曰：君子見蠱之漸，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

鄭舜舉曰：上九惟有坎才，委于事之外，不事事而高當其子也。際之聖人，雖非中道，而其高潔不屑之志，亦可法則矣。武王既興，周光武既興，降夷齊、嚴光不事王侯，君子未有死之也，有可則之志也，不言吉凶，作易之喜可知矣。李子思曰：君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力以徐、揆兵之權，而行其以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以退休，良之義而止其所當止。

以周葉蠱由泰之初，上易上位不當，泰道變而蠱象成矣。蠱世事也，以上不事而致有事也。其時之賢人，高當其不，拯民育位，允所可也。象付所謂兵而止也。以此彼賢人之志，而故可之，抑不由之，此五承定世之弊，而必徐之歟。五用譽，占上反。

三三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鄭康成曰：臨大也。易象自以浸而長大，易浸長矣，而有四陰，有功子，允盛之極也。

虞仲翔曰：剛謂二也。兌為水，浸自下浸上，故浸而長也。說兌順坤也。剛中謂

二也。四會皆應之。故曰應。大亨以正。謂三動成孔天。以正為泰。天地交通。故亨以正。天之道也。

孔仲達曰。序卦云。臨大也。以易之浸長。其位壯大。可以監臨于下。故曰臨。程正叔曰。浸。漸也。二易長于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日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日正。合天之道。

郭子和曰。自一卦之象言之。二易之生為臨。其生不已也。故曰剛浸而長。自內外二卦之象言之。則曰說而順。自九二成卦之爻言之。則曰剛中而應。順其順天之道。而說萬物也。九二剛中之位。是以有臨。其有不大亨以正者乎。朱晦庵曰。臨剛浸而長。以卦體釋名。說而順。剛中而應。又以卦位卦體言卦之善。大亨以正。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吳幼清曰。剛以說進而柔在上。順之九二剛中。而六五在上。應之。此易剛之大。所以能致亨而正。主事也。合乎天之道也。

傲居子曰。臨自復而進。義取壯大也。初二之剛浸長。皆可曰咸臨。羣陰之感。從其大也。咸羣會之。未順命。則无不利矣。五曰知臨。知升二之大也。上從五而附益之。曰敦臨。亦志在二也。四曰至臨。至下也。謂卑下于大也。三當初二之大。以未變泰而位不當。不惠則无利。惠之則免咎。其剛之所以浸進也。歟。

以周彙詁家文。初二以為剛臨柔。三四五上以為上臨下。於大象。則皆以為坤臨兌。語既分歧。彖傳例先釋卦名。臨剛浸而長。与序卦。付臨其大也。義正相符。則又用臨大之訓。隨文立解。初无一例。細釋剛浸而長之文。省長大義。長人義。二義。一言引申。初二有剛位之大。以長人。

各爻以比應初二者大位以長人象爻一例前儒之於論與並冰釋而臨大之義明矣若春秋宣十二年左傳云不行之謂臨此以師坎之變兌言此此卦之義也本義云臨進而陵適于物也亦不可从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鄭康成曰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則將亡故戒以凶也臨自周二月用事至八月而應受之

虞仲翔曰與應旁通臨消于應六月卦也于周為八月荀公以兌為八月兌于周為十月言八月失之甚矣

以周彙朱澤上圖說云荀爽蜀才以八月為否據雲注荀以兌為八月王輔嗣曰八月易衰而含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

蜀才曰此本坤卦剛長而乘消故大亨利貞也彙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也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

孔仲達曰何氏云從建子易生至建未為八月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為八月今彙此注云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宜據否卦之時故以臨卦建丑而至否卦建申為八月也

陸遜叟曰臨九二爻體兌兌在西方月生於西兌象曰八故曰八月後初爻體震震在東方日生于東震象曰七故曰七日

程正叔曰臨二易生易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為之戒云易雜方長也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易生之八月易雜生于後自後至應凡八月自建子

至建未也。二舍長而易道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舍易之彖言之則消長必循環不可易也。以人子言之則易為君子舍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為之戒。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于滿極。則无凶也。

程可久曰易極于九而少舍生于八舍之義記月舍極于六而少易後于七。易之彖記曰。

以周案程氏名迥撰易章句周易外傳諸書。

趙氏汝楙曰復曰剛長也。剝曰柔變剛也。又曰君子尚消息盈虛以復与剝反論一易之消長。泰曰君子道長否曰君子道消。以泰与否反論三易之消長。臨曰剛浸而長。又曰消不久也。以臨与觀反論為二易之消消。少進一位則成剝。而易之消不久矣。

錢國瑞曰復以初為震主屬少易為七。位于东為日于剛爻為長剛長之体。乘之于坤下。是謂為七日。臨以三爻為震主屬少舍為七。位于西為月。于乘卦為消。乘消之体。至之于坤下。是為八月。

陸庸成曰日易象月舍象。八少舍之數。七少易之數。故言乘舍來之期曰八月。言易來之期曰七日。

傲居子曰此以臨遯為通言也。知三正之皆有名後即知三正之八月皆遯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蘇子瞻曰澤以容水而地又容澤。則无不容也。故君子為无窮之教。保无疆之民。

朱晦庵曰地臨于降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象教之无穷也兌也窮之无疆也坤也。

項平甫曰降上于地人所防之降坡堰是也降有时而決其所窮有限地中有降自並之降鉅野洞庭是也降无时而窮只所窮无限。

蔡伯靜曰爻思无窮潤澤地之象也宥保民无疆地宥降之象也。俞玉吾曰爻取兌口之象宥取坤腹之象。

以周柔九州降巽地固包之以四海言降似包地亦地宥宥降所谓地之大依四海而不洩也君子法之以宥民海習之降无窮兌之大也宥包之位无疆坤之大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荀慈明曰易始咸升以剛臨柔以其正位而居是吉故曰志行正。

虞仲翔曰咸感也以其正居四故貞吉也。

孔仲達曰四既履正位已往与之相應是己之志意行而悔正也。

程正叔曰初九正位与四感應獲乎上而日行其正道也以九居易又居四之正其志正也。

李子思曰山澤通氣故山下有降為咸而降上有地初二之謂之咸也。會易之章相感也。

吳幼清曰初二之易長于下而四五之會臨其上易艮也。會民也。民豈可以臨其也哉。凡易于易上會下者以亨身定分取義天地之否夫婦之恆是也。易下會上者以會往來交感取義天地之泰夫婦之咸是也。咸交感之義治。

世君民上下之志通亦若男女交感之感感之四五降而下接于民則為臨之初九九二感之初二二舍升而上達于君則為臨之六四六五此臨之初二二爻此以謂之感臨初与四應感之九四下降而為初九也

李晉卿曰凡初爻多言志行正者在可之初觀其所志

以周彖二易浸長存會皆感其大故曰感臨志行釋感正釋貞志行正

易之志行正其正也

九二感臨吉无不利象曰感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荀慈明曰易感五二當升居五存會相承故无不利也易當居五舍當順從今尚在二故曰未順命也

孔仲達曰未与於順五命須斟酌了宜有從有否故曰无不利也

蘇子瞻曰四舍在上負其強而未順命從而攻之舍則危矣而易不能甘損故九二以感臨之而反吉易曰其於而舍免于害故无不利

程正叔曰未者允遠之辭九二剛應之長而又居中至誠相感允由順上之

命也

王景孟曰九二以方長之剛而臨眾舍眾舍未遠順命也以感臨之則感感之道无所不通

吳幼清曰二易維長四惑犹密民未順君之命必自降下以感其民此般樂

庚之斃于民而命眾悉至于庭也

熊任重曰舍未順命故易感臨之吉无不利矣

何元子曰舍允吾類彼未肯順命允感无以服其心也

傲居子曰咸臨无不利。與甘臨无攸利。对文三以臨為甘。不惠未泰。是未順命也。三惠臨之未泰。由二感之。是未順命者。亦感不利也。

以周彙未順命。指六三言。咸臨者。能感三之未順命。未順命。其能感。則无攸利。其无不利矣。胡安定馮厚齋以未字為羨。允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虞仲翔曰。兌為口。坤為土。土爻稼穡。作甘。兌口銜坤。故曰甘臨。失位乘易。故无攸利。言三失位无應。故惠之。動而成泰。故咎不長也。

王介甫曰。比于浸長之剛。而能變。是以无咎。

程正叔曰。要。不中正。以甘說臨人。其也。居下之上。復乘二易。是。要。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只。咎。不長也。

李晉卿曰。臨。初。盛大。並消之不久。可憂而不可甘也。三。不中正。居下之上。以勢臨物。而以為甘。失臨之道。其也。何利之有。並甘苦之介。一念之間。苟能知惠。則必不以臨為甘。而咎。而免矣。此卦以說順為善。爻。位。允。純。凶。故。又。發。此。義。

惠。天。牧。曰。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道也。一。易。也。復。二。比。初。臨。三。比。二。皆。有。含。

一之象。六二休復。六三甘臨。休。与。甘。皆。美。也。美。而。无。攸。利。失。位。使。之。也。本。允。其。咎。也。王。弼。謂。甘。者。佞。邪。媚。悅。不。正。之。名。誤。矣。易。重。時。與。位。非。只。時。无。其。位。

則。仲。尼。為。旅。人。畏。于。匡。絕。釋。于。陳。服。于。宋。固。无。攸。利。美。也。而。何。損。聖。人。之。臨。

惠。定。字。曰。甘。謂。二。也。二。升。五。臨。三。故。曰。甘。臨。三。失。位。无。應。故。有。憂。易。息。成。泰。

天地交，故咎不長。咎不長則吉，猶消不久則凶也。

以周案復之二，臨之三，泰之四，大壯之五，皆舍易消長之機也。三當此臨之時，不憂臨未成泰，而祇以臨為甘，是未知己位不當，无以待易之進，况復二不利，三亦不利也。故无攸利矣。能息臨未成泰，則易由此進，位不患其不當，而咎不長。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荀慈明曰：四與二同功，於卦計二至五，已承順之，故曰至臨。

虞仲翔曰：至，下也。謂下至初，應當位有實，故无咎。

吳幼清曰：四、五二爻皆以剛乘取義。五者鳥飛自上而極于地也。初之剛本居四，自四而降以接于初，而初為九，所謂至臨也。四之柔本居初，自初而升

以上達于四而四為六，此民情上達之象。

以周案說文：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五下來也。不上去句，是言不之字義，以明許氏以不為上翔之義，至為下至之字義，段氏說文注未是。許氏以不為上翔之義，至為下

來之義，此至臨當以下來取義，謂下應初易之大也。虞注及吳纂言皆本說文。虞注極確，纂言初剛本居四，四柔本居初，未安。先儒以至為情之切至，或以至為至誠，或謂善之至極，或謂即至哉坤元之至，皆失之。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荀慈明曰：五者帝位，大君謂二也。宜，升上居五位，吉。

王輔嗣曰：至尊居中，納剛以礼，用建其心，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于剛，聰明者竭視聽，知力者謀能，大君之宜也。

程正叔曰君臣道合以事類相會求五有中位故能倚任剛中之賢以大君之室成知臨之功

沈守約曰知臨柔役剛也以舍居柔下應九二以待剛長而用之也臨大也彼長既大此役更大况天下之大知其孰能與于此

呂伯恭曰五以中順居柔下應九二之賢謂之知臨及世之君自任一己聰明以臨下適足為不知

項平甫曰行中之謂言知在知人使中正之賢以行其道不在徇知也

傲居子曰師上大君有命言定世積德感天也履三武人為于大君言三與上應大君之義與師同臨以九二剛中為卦主五知二之室外外之為君其

智甚大是謂知臨二既為君五當為大君則大君謂五亦大上皇之比也舊

說以大君即君之通稱並五本君位世卦已明何獨于臨言之則大君既五位之通稱可知惠氏以是孔鑿度及荀注以二為大君不知二室為君不曰

言大君也君与大君异傳何曰混之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九家易曰志在卦二也會以易為主故志在内也

孔仲達曰在上卦之極志意恆在于内之二易意在助賢故曰吉也

蘇子瞻曰敦蓋也六五既應九二上六又從而附蓋之犹復之六四既應初

九六互從而附蓋之也

俞玉吾曰上去二易甚遠又况其上適于應而敦臨之篤厚君子也內謂

內卦內推无應而上六之志惟在内不以尊為自居

三三 坤下
巽上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

蜀才曰：此本孔卦，柔柔小，浸長剛大在上，其位可觀，故曰大觀在上也。

劉宗之曰：中正謂五，以易居易，又受中正，易則明達，中則不過，正則不偏，以

此居柔，所以能觀天下。

程正叔曰：五居柔位，以易剛中正之位，為下所觀，其位甚大，故曰大觀在上。

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共也。

朱子發曰：觀成卦之義，在于九五，九五剛大，履五柔之位，四舍觀之大，其在

上而下為小者，以觀坤為眾，其為多白眼眾，觀上之象，故曰大觀在上，此以

九五釋觀也，共而順，中正以觀天下，此合坤共言九五，大觀在上之道也。

吳位遠曰：君子小人相為盛衰，猶舍與易相為消長，而不能偏廢也。聖人

知之，每黜其徒而殺其勢，使不至害治而已，亦不必求其快也。故君子有

道，小人有時，君子有智，小人有機，一易生而謂之後者，君子之道也，一舍生

而謂之振也，小人之時也，智足以避其機，道足以制其時，觀二舍方興而君

子以勝，則避其機，其遠矣，二易就在而小人猶觀，則制其時也，大矣。

趙子欽曰：大觀在上，後謂二易，中正以觀天下，初舉九五。

朱晦庵曰：以卦体卦位釋卦名義。

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馬季長曰：盟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屬牲，其禮簡略。

不足觀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於觀之矣。孚信，顯教也。

鄭康成曰：諸侯貢士于天子，鄉大夫貢士于其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

朱晦庵曰：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顯若，言嚴之見。言致其潔清而不枉自用，則孚信可仰也。

以周案朱子象注象傳注皆未詳。其荅門人論語既灌而往之問云：伊川易注不是觀卦本意。觀卦言聖人至位出治，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言謂積誠之至，但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足顯若，故曰下觀而化也。斯說為詳。

項平甫曰：先儒謂盥則誠衰，方未薦則誠衰已散，死也。仁人孝子之奉祀也。

豈皆至厲則誠散乎？此但以盥而不薦象恭已而无為爾。

何元子曰：盥，沃盥也。互艮為手，其為潔薦也。謂薦俎也。禮記侯貢士，君以禮賓之，四則賓也，五則主人也。卦惟取四，互相酬酢，為成卦之義。舊說盥而不薦，作祭祀解，細審卦中无此象，宜从鄭說。

以周案盥馬氏融讀作灌，言祭祀盛時灌而未薦，其禮足觀。項氏已駁之，極明。今依鄭君以賓禮解之，盥而不薦，謂賓主盥而獻酢，不親薦俎，謀言自足相感，與四之賓王，義相貫也。鄭君注已殘失，未知易注之盥為何義，以礼注及此經注推之，盥與裸灌通借，謂扶正獻賓也。礼郊特牲曰：世侯為賓，灌用鬱鬯，以明貴賤，味貴臭之義。礼冠曰：世侯相酌，灌用鬱鬯，无鬯豆之屬，以明貴少之義。周官大行人言王礼賓之事，以再

裸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壹裸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裸在于饗會禮之上鄭君子禮苑注云灌獻也于大行人注云裸讀為灌是古也禮賓事在獻酒而不薦豆見于禮經昭之可據不特儀禮鄉飲酒之正禮所引鄭君注為足據也讀其可以无於矣王肅言在獻郊中馬又極馬說其盟而未薦允盟而不薦因于薦上增一觀字變亂是允之可要也何元子申郊日之而以盟為際乎失之矣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王輔嗣曰統設觀之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也神則无形也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陸澄曰神道設教一本作以神道設教

以周榮李氏集解本上无以字是也增以字者非

程正叔曰天運行四時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如名言惟聖人默契体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化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述仰觀而戴服

項平甫曰凡有言有事者皆以終始未可以為神也觀則不言不動相觀而自化此所以為神也不察其以為別言神道是不達觀教也

朱晦庵曰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觀也

任蒙聖曰聖人下或增以字非天之神道謂其也風自天降春谷風生夏凱風長秋涼風收冬朔風閉風行而四時不忒凡坤地之物其生長斂藏无不

順也。夫聖人亦有神通乎。上之風之下之從之。其向化在民。其感孚在尹也。以周棗神道設教。教不見其跡也。中庸所謂不言而信。信之于觀感也。宋杜鎬舉神道設教。蒼真宗。遂登天書之誕。經學不明。而異端起。天下之亂自此生。項氏任氏蓋深警之。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鄭仲師曰：從俗所為，順民之教。故君子治人，不求變俗。

以周棗鄭氏名眾。以澤大司農。范書云：河南郡眾。付費氏易。語見史氏口訣。款。

孔仲達曰：風主號令。行在地上。程先王設教在于民上也。省視。省方。觀民之風俗。以設教。凡世侯以下之所為。故云先王也。

劉克之曰：風行地上。无此不至。散采。采。采。國之聲討。省察其俗。有不同者。教之使同。

歐陽永升曰：聖人觀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

朱晦庵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項平甫曰：方與民居地。省之觀之。教之居風。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陸遜叟曰：觀之為教。在上二易。初守卦下。无应于上。不見郊廟之美。所觀者淺。故心未化。

程正叔曰：所觀不明。必童稚。乃小人之分。

郭子和曰小人能用事觀則內无剛戾之性外无強暴之行惟知觀人而效之也何咎之有君子以設教立道為不反同小人之觀不亦鄙乎王伯厚曰童蒙居于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事觀遠于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以用柔古者十五成事入大學時觀弗諄此事觀之謂也君子則不然矣卦體大觀在上故四合以賓賢為象初則童而未賢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侯氏果曰曰位居中上应于五闕觀如美不能大觀妻大觀之時而為闕觀女正則利君子則醜也

李氏鼎祚曰六二雜爻雜為目又為中女外互艮艮為門闕女目近門闕觀

之象也

朱子發曰大觀在上六二不往闕戶而觀之所見狹矣故曰闕觀礼女不踰闕守正不動女之貞也故曰利女貞雜為女為目坤為闕戶女妻乎內而窺外之象九五以中正觀天下六二守闕觀而為女貞亦可醜也舍為醜此爻女子居之則利君子為之則醜

趙氏汝楨曰闕觀者從門中觀說文所謂闕頭門中是也昏礼壻見主婦主婦圖左扉立于其內以拜壻蓋婦人非外事闕觀其正也

以用柔說文闕闕也闕闕頭門中也故趙氏云然

張元祐曰初六草野之臣耕食擊飲不識不知小人道也二与五正应当聖作物觀之時康身獨善无妄天下後世此策許之流見其備不見其全為女

子守身但不踰國為正君子恥而不為也

以周柔二為五之正應宜如四之賓王闕觀其不能賓王者也故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荀慈明曰我謂五也生者教化生也三於進觀于五四既在前而三退故未
失道也

虞仲翔曰坤為我臨震為生生謂坤生民也其為進退故觀我生進退

以周柔卦主稱我九五為一卦之主我指九五荀注是虞注也生即
民也柔言之曰生民氏生單言之曰生曰民虞注是荀注也

王輔嗣曰三爻進退之時以觀進退之象未失道也

以周柔岳本錢本字本古本足利本註作王注毛本誤作正義脫以字

王注不解我生正義云我生我身所動出失之五爻付曰觀我生觀民
也恐聖人恐人誤解生字而釋之也自正義訓生為動出後程子以為
己之動作朱子發以為五之動皆不信聖付而將自立說也觀為會長
易消之卦三有消五之志而只進占退視民志之違民叛五則將進
消因民服五則終退退則未失下觀而化之道也此英傑識時而退爻
四賓之下者也

項平甫曰凡論全卦之義皆以主爻為我蒙象辭偁我九二也小畜象辭
偁我九二也觀以九五為主六三所偁之我即九五頤以上九為主初九
所偁之我即上九小過以六五為我中孚以六二為我皆通言一卦之義也
獨需三解三鼎二旅四自以本卦之吉凶而偁我九二一卦之可也臨以二易

蒙蒙以二為我頤
以上為我小畜觀井
小過中孚以五為
我

返四會九二當用咸以臨之而不敢遽進也。以會方強盛未順命也。觀以四會返二易六三尚用觀以伺之而不敢必進也。以易方中正未失道也。兩辭皆備未者臨終當為泰。觀終當為剝。方長之勢決不但已。特未而已。就終于不進也。

齊覺翁曰未失道為九五幸之也。九五一失所守則六三必不止于其下。

以周柔齊氏名夢龍。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京君明曰觀內象會道已成。威權在臣。惟大觀在上。而會道浸長。諸侯臨世。反應元士而奉九五。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崔氏悱曰。位比柔。承于王者。職在搜揚國俊。賓薦王庭。故以進賢為賓也。

郭立之曰。四觀國之光。見其有礼也。見其多賢也。並以利賓于王。蓋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如是。

項平甫曰。尚者託上之名。賓者對主之稱。履正故為賓。使其不正則為敵矣。國有光則賓。无光則觀。則敵。當觀之時。聖人思于。

齊覺翁曰。九五在上。六四不可以主自居。故初使用賓。孔子釋之曰。尚其用賓。不尚其為主也。

熊與可曰。三至五互艮。艮之象。付曰其道光。以易中言光者。有主。雖而主言。有主艮而言。隱艮觀。大畜皆艮之光也。孔為賓。孔西北之卦。鄉飲。禮位賓于西北。易家因謂孔為賓。觀二四變。則會變易。助上文將剝之易。而後為孔。

故曰利賓。始九二變，則易變會。助下方長之會，而於消孔。故曰不利賓。
以周彙熊氏名朋來，拱經說。

吳幼清曰：坤為國，互艮有光象。九五以易剛臨坤土之上，國之光也。世侯於
貢于王曰賓。六四變為剛，則成孔。孔為賓。九五能君，六四不敢不臣，以強臣
道上之勢，持而為世侯於王之象。並以此爻也。利用之以賓于王也。會消易
之時，而四當位，得會之正，故有順從而无跋扈。

朱美之曰：觀進于否而近于剝，反極其盛者，只立極在九五。其持極在六四。
四為眾會之領袖，眾會以視以進，正也。爻得其正，比于九五，相得甚深，平
眾會之順，以趨向一人，所以回否象于既往，消剝運于將來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虞仲翔曰：我身也。生謂生民，坤為民，謂三也。坤体成，故觀民也。

王輔嗣曰：為觀之主，觀民之体，以泰己道。君子風養，乃得无咎。

項平甫曰：四會進道，九五當自觀我之所生，以為休咎之決。民向之，則我為

君子，民背之，則我為君子也。民印在下之眾會也。

來矣。鮮曰：觀我生者，觀示乎我所生之四會也。即中正以觀天下也。君子无

咎，對初小人无咎言。小人當仰觀乎上，故无咎。君子當觀示乎天下，故无咎。

民印下四會，會為民。

張元祐曰：匹夫不獲，是予之辜。舍民生，更有何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陸遜叟曰：己爻五上，為王者之師。民之善惡，由我任化。其志未平，憂民之未

京房曰：言大臣之義，當觀象
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惠定
字曰：京以觀之內象，會道已

化也。

胡安之曰居一卦之上，責望既重，夕思晝行，志之未平。

鄭舜舉曰與五同受其下之責，五之曰失，上之所同也。設者謂上為師傅之位。

項平甫曰上九死卦之主，故但備其生，此印剝之君子現象之時也。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以九五之居中履正，能以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免咎尔，不並九五中正以觀天下，雅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此二易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

張元祐曰其生指九五，觀之者上也，以易剛極上之位，居不臣之位，有法家拂士之象，五惟有已平之化，而上犹有未平之心。

任翼聖曰民生未厚，我恤之與，恤无權也，民性未後，我覺之與，覺難徧也，此而另物一体之心，威威乎其未有甯也，君子之志，固以是也。

三三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虞仲翔曰物謂四，則所噬乳脯也。頤中无物則口不噬，故先舉頤中有物曰噬嗑也。

王輔嗣曰頤中有物，齧而合之，噬嗑之義也。

鄭舜舉曰成卦之名，取義不一，不必泥大象而鑿說。今觀此卦，尤可見也。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大象則曰雷電噬嗑，使聖人不言之于象，則釋經必

牽合雷電而為噬嗑之說矣。
朱晦庵曰以卦体釋卦名義。

王晦叔曰王弼棄象不論後人樂其簡且便。並木上有水為井以木與火為
是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此四卦。惟頤不能削去其象也。弼之言
曰。以魚忘筮。以兔忘蹄。舍象求義。是未以魚兔忘棄筮蹄也。

以周藥王氏名矣。拱陰易筆記。已佚。此其序語。

熊與可曰。或問噬嗑為頤中有物之象。則賁六頤中有物也。曰。噬嗑下動象
頤。賁上止而下不動。

任震聖曰。先王立卦。必先有頤。而後有噬嗑。而孔子申頤以明之。此象中之
象也。

以周藥頤中有物。謂四之孔肺也。卦象初上二剛為齒。二三四五為齒。
四齒啞有骨之肺。五齒舌之啞。嗑二三之齒亦俱動而啞。嗑二啞其肺
之膚。三五啞其肺之肉。膚在肉外。肉在膚裏。骨又在膚肉之裏。象付祇
舉四之剛言之。爻各隨其位言之。象文本自一貫。楊中立王景孟諸儒。
謂象爻取象各異。非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虞仲翔曰。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剛柔爻。故亨也。坎為獄。離為明。

盧氏曰。此本否卦。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六。分升九五。是剛柔分也。分
則雷動于下。電照于上。合成天威。故曰雷電合而成章也。

侯氏果曰。坤之初六。上升九五。是柔居中而上行。惟初失位。文明以中。對制

枉直不失情理故利用獄

劉先之曰獄訟窮其情狀辨其辭旨煩瀆口吻同夫咀嚼

程正叔曰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五以柔爻剛而居中乃用獄之宜也

趙子欽曰易動會得之其聲為雷是故震二會在上會發之其明為電是故

雜一會在中雜必遇震乃為電否則日也火也

朱晦庵曰又以卦名卦體卦位二象卦變釋卦辭

趙氏汝楨曰噬嗑自否變方其未變剛柔偏聚既變而分剛柔乃兼此卦之

畫也震為動雜為明此卦之位也

以用柔剛柔分柔居中而上行皆以卦變言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宋仲子曰雷動而威電動而明二者合而其道柔也用刑之道威明相並若

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威不能服物故須雷電並合而噬嗑備

侯氏果曰雷所以動物電所以照物雷電震照則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

之明罰敕法以示羣方於羣方一心也

陸位明曰勅勅力反此伏字也字林作勅鄭云勅犹理也一云整也

以用柔敕命字本用敕係作勅後又用勞勅之勅字

石守道曰雷電相隨有相合之義

程正叔曰象无倒置者於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噬象雷明而

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明其刑罰敕其法令法也明可理而為之防也

項平甫曰石經作電雷噬嗑晁公武氏曰六十四卦大象无倒置者當從石

經明罰教法所以禁之而使合也。

以周藥唐石經仍作雷電項氏所按或是寫石經張希獻以為蔡邕石經訛也蔡石經至宋已亡矣東坡先生曰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電
其雷之精光他物之比象亦曰雷電合而卒語意絕好經文
未必謬也周謂噬嗑不曰雷電而曰雷電與泰不言地天交而言天地
交同此大象之變例也

呂圭叔曰明罰雜象教法震象明而示之惟愚知避嚴而教之惟悍知畏
以周藥呂氏名大圭拱周易集解及管見二書

吳幼清曰明者稱別精審之意教者整飭嚴儆之意以象雷光教象雷威
辭位溫曰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雜火之用以見用刑貴乎明

以周藥薛氏名瑄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干令升曰不敢遂行強也

陸澄明曰不行也本或作止不行也

孔仲達曰屨校滅趾犹著校滅没其趾也小懲大誡故罪過止息不行也

以周藥王注云過止于此孔疏云罪過止息疑經文疑有止字與釋文
或本同

石守道曰為屨校以極其足使止而思其過初九以易明震愬能思以止過
故无咎上九不能思所以有滅目之凶
張子厚曰戒之在初小懲可止故无咎

朱晦庵曰滅趾又有不進于惡之象

項平甫曰噬嗑惟初二兩爻正故皆以无咎之全，惟四爻皆不正故有吝艱厲凶之疾。

以周柔履校小懲也。滅趾大誡也。趾能行不行是沒趾之象。而初當履校之時正以不行為无咎也。舊解或以滅趾為刑刑或以為滅傷其趾。或以為校大而趾沒不見。亦見大誡之意哉。或以不行為使之不進。豈上之不明可謂使之不明哉。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馬季長曰柔脆肥美曰膚。

虞仲翔曰良為膚。為鼻鼻沒坎水中。隱藏不見故滅鼻。

以周柔虞注滅訓沒。大過澤滅木。過陽滅項。皆訓沒。

王輔嗣曰噬齧也。齧者刑克之謂也。柔中得位所刑者當故曰噬膚也。乘剛而行未盡順道故滅鼻也。刑曰所疾故難滅鼻而无咎也。

程正叔曰噬齧也。人之肌膚易入也。滅沒也。沒入至沒其鼻也。漢王滅鼻者乘剛故也。

朱晦庵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啗也。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並以柔乘剛故難甚易亦不免于滅傷其鼻。

以周柔王注滅鼻是傷所噬之鼻。按程傳噬也。自沒其鼻。二說雖不同。而以乘剛為勇于噬則一也。曷不思屯二豫五困三震二皆以乘剛為害。而此卦何獨謂資易剛為助邪。以滅鼻為噬也。自擁沒其鼻取象。

其纖巧以滅鼻為劓刑。曷不思劓刑重于則刑。上罪重而則。二劓刑何當邪。本義以用刑遭傷言。與滅趾滅耳既自歧異矣。且何以解无咎之義邪。

項平甫曰先儒皆以初上為受刑之人。二三四五為用刑之人。析六爻為兩說。故于所噬之象。穿鑿紛紜。終不能合。殊不知六爻即本文取象。趾即初之本象也。目即上之本象也。六二以柔居柔。在六爻之中。至柔也。故為膏鼻。有鼻膚而无肉。取為易噬。

吳幼清曰初上二爻。既因象辭用獄取象。其中四爻。茲以卦名噬嗑取象。初上二剛象頤。口上下斷齧。有齒牙能噬者也。其中四畫。乃頤中虛而容物之委。故各象所噬之物。膚者承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古禮別實于一鼎曰膚。

鼎二取易噬。象膚。

傲居子曰初不行。无趾懲于履之投也。上不明。无耳。何投而犹不悛也。二乘剛。无鼻。初二易合。无乘剛之難。次人有鼻而忘其鼻之剛也。人有志節剛強。而願招下風者。不以乘剛挫也。

以周棗四噬乾肺。是噬及其骨。二當乳肺之膚。占初噬之。无噬骨之艱。而有易噬之勢也。二柔初剛。不同類。以柔乘剛。似有臭味差也之強。而二之噬初。如噬膚。此合之易。契之淡。不自知其臭味之別。舍易相。以又何極乎。故曰噬膚滅鼻无咎。中四爻言交噬之義。噬嗑本象交易。以所也。項氏吳氏。能校舊說之誤。以中爻為飲食象。而滅鼻之說。仍沿舊誤。周謂沒趾為不行之象。沒耳為不明之象。沒鼻為不知臭之象。其

義註同。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虞仲翔曰：三在膚裏，故侮肉。離曰：燠之為咎，坎為毒。毒謂矢毒也。失位承四，故小吝。與上易位，故无咎。

陸氏曰：腊音昔。馬云：晞于陽而煬于火曰腊。鄭注：周禮小物全孔曰腊。

以周禮腊從殘肉，从日。取義籀作簞，篆作簞，今從籀。李氏集解本作簞。从篆也。小物全孔曰腊。鄭君注：禮則此。此言腊肉，謂无骨之孔肉。四孔，肺乃有骨之肉，與孔注有同有異。

王氏昭素曰：馬融以腊肉為晞陽之肉。上九剛易，契其象矣。

程正叔曰：六三以舍居易，要位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項平甫曰：六三以柔居剛，故為腊肉。肉之不中者為毒。

吳幼清曰：肉者，六之柔也。腊之，則柔亦堅矣。位剛故也。凡食物臭惡為毒，以上九之易，噬六三不中不正之舍，故為遇毒。

錢國瑞曰：腊肉之日孔者，以明初相求為噬，以与四近不相，以為毒。

以周禮三當孔肺之腊肉，與上啞而噬之。三上相易而位當，則三上之啞固正也。但上凶則三亦因之小吝矣。而亦无多咎也。毒，肉之毒也。項吳說是。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陸公紀曰：肉有骨謂之肺。離肉又為兵矢。金矢，取貞剛直也。噬肺，離復艱難，終日伸其剛直。

陸臣明曰肺縑美反馬云有骨謂之肺鄭云箐也字林云食所遺也一曰脯也子夏作脯徐音甫荀董朱光大也本亦无大字

以周柔肺古本蓋作束故鄭君讀束為策訓箐馬氏讀束為肺說勝于鄭君後儒乃從馬作肺行剛當明与光韵陸氏所見本作未光大非

程正叔曰肺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莖骨至堅難噬者也金取剛矣取直四以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

朱晦庵曰肺肉之帶骨者与截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必聽之九四以剛居柔以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金堅而以能訟之宜也

項平甫曰九四以剛居柔故為乾肺骨在肉中者為肺即剛在柔中也錢國瑞曰以離火為孔以剛為肺以噬為艱以行為貞以艱且貞為利四本

明体而以坎為暗象付故言未光

微居子曰初噬二以噬肥柔之膚易噬也上噬三以噬孔腊之肉易而難矣五噬四以噬有骨之孔肺則噬之尤難矣噬之艱所以利艱貞也終于日五以日金矢所以吉也吉則光矣象付曰利艱貞吉未光也謂未以金矢之前艱貞自守有未光之時也未光釋艱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程正叔曰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處剛而四輔以剛以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以其助也四當謂居中用剛而能守正靈危也

王景孟曰六五體柔而居中居中之為位体柔而四以剛捕之又為得人也此所謂以黃金也彖付曰不當位謂其以六居五也此得當云者謂其以位

日人也。

吳幼清曰：孔肉之堅難噬也，故貞厲黃金日，之為日其所當，故无咎。

錢國瑞曰：上文以離火為孔，以柔中為孔肉，噬而啗黃金，在五金合初，噬孔肉，以黃金之象，頤中虛，以不失其虛為養正，故戒舍靈龜，觀朵頤，頤中有物，以有物為當噬當啗，故二噬膏，三噬腊肉，噬其以動而禊，良為物也。四噬孔肺，五噬孔肉，噬其以明而禊，坎為物也。二三動，以其為動，无不上合五之明，四五明，以其為明，无不下合初之動，象付謂噬啗而亨，動而明，合而亨，以此以用柔，四有孔肺，與五啗而噬之，五有孔肉，與四啗而噬之，四為金矢，五為之，五為黃金，四為之，孔肺孔肉，皆以本文取象，日謂舍易相日也。黃中色，指五言，以當謂相日而當也。舊說以噬孔肉為去惡，即用獄象。

未是。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王輔嗣曰：聰不明，故不重要積，至于不可解也。

陸澄明曰：何本亦作荷。王肅云：荷，揆聰不明。馬云：耳无所聞。鄭云：目不明，耳不聰。王肅云：言其聰之不明。

程正叔曰：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于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皆之以校。為其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趙子欽曰：噬啗之義所包者廣，故中四爻取此物象，使人觸類而日，初終舉用刑為例者，用刑噬啗之一端爾。

錢國瑞曰：校，獄具，坎為桎梏，故通上下言校。噬啗中爻皆噬，以禊揆之，休為

物以明動相合為啞，中爻以動相合，合剛與柔，若成其為君子，初上不合，惟皆剛，若墜為小人，初懲小人之務，為无咎，上怙小人之終，遂凶。

以周柔坎為耳，為聰，離為明，滅目者，聽不詳也，謂不察忠言者也，不察忠言，有耳以无耳，是沒耳之象也，上已何校，而後不察忠言，則更積至大而不可解，故凶，聖付聰不明，聰聽也，見史正義，奮解或以滅目為則刑，或謂校大而掩沒其耳，皆非。

三三
艮上
離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荀慈明曰：此本泰卦，謂從上來居孔之中，文飾剛道，交于中和，故亨也，分孔

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接二舍，故小利有攸往矣。

鄭康成曰：離為日，天文也，艮為山，地文也，天地二文相賁成賁，猶人君以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剛柔禘，仁義合，此以嘉會禮通，故亨也。

王輔嗣曰：剛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以中，是以亨，孔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日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

孔仲達曰：分剛向上，分柔向下，謂此本泰卦故也。

程正叔曰：下體本孔，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而文明，而成賁也，卦之變皆自孔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泰卦，豈有孔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

以周柔得信以十辟卦分主卦變皆溯源于孔坤以孔坤為主而參求于同類之卦有重卦即有卦變可按圖而知也王輔嗣不言卦變而此篆侍注實以賁自泰變立說孔疏申王甚明

朱子發曰賁本泰也以一柔文二剛則柔以中而亨文柔位也故曰賁亨以一剛文二柔小者之利也剛不往則小者无以濟之不能文矣故曰小利有攸往

以周柔剛不分而上則柔无交錯之文分剛上而柔始見其文于是小者利其攸往也小指四往指上荀注及序上侍甚明

郭子和曰隨蠱噬嗑賁之象皆以卦變為主臨川則云艮孔位之所成離坤道之所成以是則亦可為旅亦可為比卦蓋此卦皆自孔坤索而成今獨言

于離下艮上之賁者以自孔下坤上之泰來不乃與此卦同也

朱晦庵曰以卦變釋卦辭

俞玉吾曰賁乃噬嗑之倒体柔來而文剛謂六二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分剛上而文柔謂分噬嗑之剛上為賁之上九

以周柔篆侍言柔來而文剛因泰之剛本在下而柔自上來二以文初

三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因泰之下有三爻剛分二之剛以上而文四

五之柔也若以噬嗑反對言之則噬嗑之上卦離三爻皆下何獨二之

柔自五來乎下之剛與柔俱來允下之本有剛也何曰言柔來文剛乎

噬嗑之下卦祇有一易剛何待分其上文本剛何言剛文柔以此卦言

之已知其說之謬矣俞氏以反對言卦變本于宋薛氏溫其而明來矣

鮮力主之。近胡肅明江慎修皆宗其說。故特稱之。

李晉卿曰：凡剛為質，柔為文。離柔也，宜在外而居內，是柔來文剛。又卦畫六二之柔，來文初三之剛也。艮剛也，宜在內而居外，是剛上文柔。又卦畫上九之剛，上文四五之柔也。

以周彙李氏以剛為質，柔為文。說本何元子。于分剛上而文柔，亦殊不可解。離宜在內外，艮宜在內，亦不可通。

天文也。

虞仲翔曰：謂五利變之正，成其體。離艮為星，離日坎月，共為高。離為文，明日星辰高麗于上，故稱天之文也。

王輔嗣曰：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郭氏京曰：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一句。

以周彙集解本注疏本，天文也三字自為一節。虞王俱有注，則上有脫文可知矣。郭氏據王注剛柔交錯補之，與虞注不合，是可疑耳。王昭素胡安定皆用郭義。石祖徠不註之，云剛柔二氣交錯成天之文。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也。天文也。朱子出以石說為是。見澤上叢說。此亦未安。以上鄭君注雜為日天文也。與虞王氏注參讀之，蓋言高以物象之交錯耳。

文明以止，人文也。

郭立之曰：人內之于一身，外之于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上下相文，自然而止。

朱晦庵曰又以卦位言之止謂各守其分

俞玉吾曰文貴乎明不明則无別又貴乎止不止則流明以止則无道与不及之患此後不害其為文礼以節文為教也此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于令升曰四時之變觀乎日月聖人之化成乎文乎觀日月以要其會通觀文明而化成天下

孔仲達曰聖人觀示天文以察四時變化若四月純易用事舍在其中靡草歟也十月純舍用事易在月中齋麥生聖人觀察天文訂書礼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程正叔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舍易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儀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項平甫曰古之聖人謂人情不可以徑行也因其羞惡甜酸之節而為之文以飾之故曰化成天下今觀賁之二爻无一爻凶咎也惟終者亦終于无尤惟吝者亦終于有喜聖人之賁文以此若之何以庸人之不便而警經世之大防也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王世將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為体層峰峻嶺峭嶮參差直置其形已以雕飾後加火照弥見文采賁之象也

以周棗王氏名虞撰周易注

程正叔曰山者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文以為賁飾

之象也。觀君子觀此，以修其庶政，成文昭之治，而无敢果于折獄也。折獄也，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

呂伯恭曰：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于過。君子无敢折獄，死謂延淹，正縮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為。

蔡伯靜曰：有山之材，而照之以火，則光彩外著，賁之象也。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誠實，文飾而後其情矣。

以周粟庶眾也。庶政，如山材之多，象艮明之也。離象也。折獄貴乎明，无象離，无敢者，艮象也。

俞玉吾曰：人居山下，煙火轉集，與荒山寂寞之境不同。庶眾也。與庶物之庶同，非謂其小也。修明庶政之治具，則可飾之以文。若對獄則不可也。苟恃其

明察，而深文巧詆，在君子则无敢如是。

錢塞庵曰：賁者文也。凡獄之多寃，未有不起于文者。故鍛鍊曰文致，曰深文。弄法曰弄文，皆敢心誤之也。

以周粟良道光明，而有離火以照之，賁之象也。明庶政，觀人文以化之也。教化為本，折獄為末。君子務本，不敢恃其明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王子雝曰：在下故偁趾。既舍其車，又飾其趾，是徒步也。

崔氏憬曰：剛柔相交，以成飾義也。今近四，棄于二比，故曰舍車。士大夫所乘，謂二也。四乘于剛，艮止其應，初全其義，故曰徒。徒，塵賤之也。自飾其行，

故曰賁其趾，趾，謂初也。

程正叔曰舍車而徒行者于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兌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吳位遠曰賁互坎。坎為車。而初在下。弗及乘之有徒步之象。故曰舍車而徒。都聖與曰无所乘而行謂之徒行。凡易之義所乘爻在下。乘之爻在上。初在下卦之下。无所乘也。

項平甫曰初取在下為趾。君子之飾其趾。惟不以不義行。則天下之至榮也。初九剛正而在下。故其象為此。

俞玉吾曰易中凡言乘皆自上而乘。爻在下。二在己上。奚以乘也。義弗可乘。故甯舍安而就勞也。

以周榮賁其趾。允珠履之謂也。義弗乘也。安步當車。以義自賁也。義

不可為則止之。義可為則文之。所謂文以止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王輔嗣曰比位无應與三焉。近而相比也。須之為物。上附也。故曰賁其須。

侯氏果曰自三句至上。有頤之象。二在頤下。須之象。上承于三。與之同位。雖俱无應。可相與而興起也。

程正叔曰須。隨頤而動也。隨上而動。動止惟係所附。猶加飾于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朱子發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髻。三至上。有頤體。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須生于頤。須所以賁其頤也。

呂伯恭曰晁氏云須與歸妹六三同今文作媿賤妾也

徐子與曰須附頤而生也賁上四爻外實中虛有頤之象二才柔不能自興隨三而興猶須之附頤而動也故曰與上興

唐元卿曰上謂上九六二為文剛之主上為文柔之主二與上興起文以之盛故曰與上興

以周柔唐氏名鶴徵撰周易象義

傲居子曰須毛之柔者象所飾之柔而有儀也耳目鼻口人所常用須似无用而天生儀表不可以已凡礼之擗節退讓者合柔道者秩之自天以興文明之化不以繇文縛節嫌其无用而坏之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盧氏曰有離之文以自飾故曰賁如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体剛履正故永貞吉与二同位故終莫之陵也

蘇子瞻曰賁我者二也濡我者四也我可以兩獲焉此以永貞于二為吉也朱子發曰六二以柔賁剛賁以也九三^三坎体以剛賁柔濡以也二九正應以近相以故相賁相濡以成文三將變動而失正則上且自外陵之永正誰能陵之

雷西仲曰賁如濡以者以礼文潤飾之謂也貞而不永則死有終者也故曰永貞吉

俞孟吾曰陵勝也終莫之陵也柔終不能勝剛也九三既以剛正之質固守則六二之柔雜文終不能勝之也

張元姑曰九三以一剛介二柔之間和合相潤以成其文者也文勝則僭下陵上卑陵尊皆從此起三惟貞正自守不敢踰其短垣何陵之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鄭康成曰六四與爻有应于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九三位在辰日與事為白馬猶猶餘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於餘而有之

王輔嗣曰有应于初三為寇難二志相感不獲通亨於靜以失初之應於進則思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內懷於思也鮮繫其馬猶以待難履正位未果其志也匪寇乃婚終无尤也

陸氏曰曰皤白波反說文云老人兒董音繫云馬作足核行曰皤鄭陸作蹠音煩荀作波猶戶旦反董黃云馬拳頭高仰也馬前云高也鄭云餘也亦作

寒桑反

以周桑鄭君本皤作蹠與董音繫新合四受上賁繫旋不進將于承上五初之兩歧也其所賁之色曰白其馬拳高仰而於上進則以承上為急矣九寇視初之婚媾也剛上文柔新當以此

程正叔曰四與初相遠而介三介于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

吳德遠曰自三至五有震體而四在其中有乘馬之象

朱晦庵曰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与亦甘他患也

項平甫曰三當賁道之盛四當賁道之變自三以下居雜故下三文皆以文為賁自四以下居艮艮為篤實而主白故上三文皆以白為賁三方濡於四

一變而白，故有相寇之物。五賁之時，義正，以異為文，以異性相交而為婚。構，九四之道，奉也。

俞玉吾曰：四止而初文，以體性各異，不能无物，正合之則成事也。終无尤，此与剝蹇鼎旅凡五言之皆一義。

焦弱侯曰：賁其趾，以趨以采，齊行以肆夏，不必以車為飾也。賁其須，天竺之文，允待飾也。濡，以言其貌之悅澤，以詩顏允，隱丹之匿也。皤，以言鬢之皤，以書皤，良士班固待皤，國老皆指鬢也。須在趾上，鬢在須上，皆以一人身取象，不假外飾，純任自正之象。

李晉卿曰：以六居四，柔質而在上位，當賁之時，而於返質從道，能无於乎？惟知初之為婚，故終无過尤也。

焦理堂曰：王注鮮潔二字解白字，猶以下用以待二字，則猶不訓為白色。鄭云翰猶幹也，鄭以白馬指九三，謂九三條六四而有之，不使應初，即王氏所謂有應在初，而闕于三也。惟王氏之意，以白馬居六四，謂六四鮮潔其馬，將以應初，而闕于九三，內懷於應，馬雖備而尚待，蓋亦讀猶為條。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荀慈明曰：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間，賁飾丘陵，以為園圃，隱士之象。五為王位，體中履和，勸賢之主，尊道之君也。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飾上成功，故終吉而有喜也。

虞仲翔曰：艮為山，五守山，故稱邱。木果曰園。六五失位，動之成兵，兵為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艮對兵，故戔戔。五變之易，故有喜。凡言喜慶皆易文。

王子雍曰失位无应。穩要止園蓋象衡門之人。道位強以必有束帛之聘。爻委積之兒。

陸遊德明曰束帛子夏侍云五匹為束三元二纁象會易爻爻在于反馬云。委積兒。辟虞云。礼之多也。又音牋黃云。猥積兒。一云顯見兒子夏侍作殘殘。陸遊叟曰上九有止靜篤實之德。五能以爻之之帛敦而聘之。

程正叔曰止園指上九也。受賁于上九。隨一作其裁判必束帛爻之能使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朱子發曰艮為山。為果蓏。山主為邱。而有果蓏邱園也。五尊位柔中。外資上九之賢。故曰賁于邱園。坤為帛。艮手束之。束帛五兩三元二纁。天地奇耦之文。上五相賁之象。爻之委積兒。五以尊位當賁天下。六二不應。近比上九。吝

道也。此柔中厚礼。上九自外賁之始。吝而終吉。正則吉也。會易曰位曰喜。朱晦庵曰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以賁之道。故有邱園之象。束帛。待物。爻之淺小之吝。如此。雖可羞吝。然礼奢甯儉。故曰終吉。

以周榮程付以爻爻為翦裁分裂之狀。朱子以為非。俞玉吾曰六五以位言。有喜者。居尊位而有化成天下之喜也。有喜。此與大畜升凡三言之。皆一喜。

吳幼清曰六五有位之賢。止而不仕者也。上九一剛。為二柔之君。賁二柔也。以上九賁六五。為上之人。礼聘賢者。恩光下逮。

以周榮吳說與王子雍同。別一義。

李晉卿曰位近上九。能尊尚之。以邱園自賁。誠符于文。故曰束帛爻之。五之

吝，猶四之疑也。當賁之時，阻于眾則有所羞吝也。然能決棄從道，是以終吉。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虞仲翔曰：上之五，以位體既濟，故曰以志，坎為志也。

王輔嗣曰：處飾之終，飾終反素。

劉先之曰：繪事以素，居上而能正五彩也。

程正叔曰：上九賁之極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以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

朱晦庵曰：賁極反本，復于无色，善補過矣。

項平甫曰：五為柔主，而不主事，有后妃之象焉。用其賁于邱園，治束帛以為文章，此婦人之文也。上為成賁之主，有能止之勢。又居五極之時，其義當止。

故用其淳白，而曰志于上，此人君之文也。君以淳白賁外治，后以淳白賁內治。四為大臣，又以淳白自賁。君臣家國，其行篤厚之化，以正天下之文，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其此之謂乎。

惠天牧曰：白者五色之一，非无色也。攷工記繪之事，以素功，謂畫繪之功。素在後，蓋皎者易汙，故畫繪先布采，以加素。此後五色宣明，故曰素功。言功成于素也。子夏問討素詢，孔子以反素解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十色中有忠信，以其不學禮，故雖有美質而終不成。此則畫繪之功，成于素。忠信之質成于禮。上九賁之成，故曰白賁无咎。以儒言白賁，後于无色，似誤解。禘卦傳：侍言賁无色，死謂白无色也。无色則闇，子曰：白乎。儆居子曰：分剛上而文柔，剛謂上，上曰白賁，白金色，剛象也。

以周柔白賁終于无反素自王注孔疏以及宋元明諸儒大略相同。新
海引劉說以素能正五采言近儒惠氏丰農大暘厥旨于象无切五為
勸賢之主上為賢人自荀注以下宋元明諸儒大略相同是也。項氏吳
氏以上九為君六五為妻道臣道別一義凡卦二五皆舍者為失實不
可以常例言故兼錄之。



壬午六月初九日讀畢





